



李良 著

著名作家阎连科倾情推荐

首次直面中国式官商『勾结』

揭秘黄光裕式民营企业从辉煌走向沉沦背后的故事……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入局/李良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354-4682-4

I.入… II.李…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5106号

策 划  长江出版集团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Under One Sky Publishing Ltd. (U. K.)

公司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C座6楼

公司网址 www.cjcb-ty.com

E - mail hb_tianyi@yahoo.com.cn

书 名 入局

著 者 李良

责任编辑 叶露

出版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电话 027-87679087 87679362 传真:027-87679980 87679300

网 址 <http://www.cjlap.com>

集团地址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邮编:430070)

集团网址 <http://www.cjcb.com.cn>

印 刷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54-4682-4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26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



第一章 / 001

临阵换将 / 001

闻风而动 / 004

个人没什么 / 012

玫瑰门 / 022

朋友之间 / 029

第二章 / 031

投桃报李 / 031

听人劝 得一半 / 039

做了就不后悔 / 046

第三章 / 050

形象 / 050

一枚硬币 / 053

高级别粉丝 / 057

第四章 / 061

礼送 / 061

我的心思由你猜 / 064

转转 / 068

面子与舒服 / 075

第五章 / 083

上房抽梯 / 083

生意 / 091

找回成功的感觉 / 095

第六章 / 102

爱的第六感 / 102

咖啡滋味 / 108

偷猴拔橛 / 117

穷亲戚 / 122

第七章 / 129

爱的计较 / 129

车走车路 马走马路 / 133

托大 / 137

第八章 / 145

无利不起早 / 145

验证感觉 / 152

一不做 二不休 / 158

天性使然 / 163

第九章 / 167

男人的义气 / 167

历练 / 171

发泄 / 176

目录

CONTENT



第十章 / 180

免费广告 / 180

老家的人 / 185

飞来横祸 / 190

第十一章 / 193

自己的事 / 193

押宝 / 199

英雄所想 / 203

第十二章 / 212

非常时期 / 212

救急不救穷 / 215

小算盘 / 218

第十三章 / 221

威望 / 221

新绅士培训计划 / 224

动作 / 228

第十四章 / 232

知音 / 232

第一重要是自保 / 234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 241

第十五章 / 246

小本子 / 246

探讨问题 / 252

雨中 雨中 / 257

第十六章 / 263

清者自清 / 263

侧面提醒 / 268

第十七章 / 273

有始有终 / 273

钉是铁打的 / 275

自己把自己送走 / 279

尾声 / 285



第一章

临阵换将

高兴的事未必能高兴到一块儿，懊恼的事却往往有通感似的凑到一起。

至少，在市长钱强和主管城建的常务副市长周子奇身上，正在应验着。这是第三次看表了，钱强的眉早就蹙到了一起，脸上的霜色愈凝愈浓，很快就结成了薄冰。离他距离最远的——南边角落里负责会议记录的小赵，都感到了阵阵袭来的寒意，肚子里像有一面小鼓在咚咚地拼命敲着，心揪得都快要蹦出来了。她不用抬头，就知道钱强的目光，剑一样盯着周子奇习惯坐的位置。这就是他了，无论和谁谈话，眼睛喜欢盯着对方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指向明确，好像在挑明着讲：谁都别给谁绕圈子，谁都别给谁玩虚的，谁都别浪费谁的时间和精力。

市委书记梁景曾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过：“钱强要放在战争年代，准是一块上将的料。”当时，钱强接道：“可惜呀！大班长，我生不逢时，跑来拣了个市长。我这眼，是当公交司机时练出来的，想一想，一车乘客，敢错眼？你们哪，谁有这经历？”这让周围的人不屑，但也都很无奈。接下来，他还会再跟一句：“我钱强就是这样的人。”



钱强知道周子奇对他有意见，谁让他在即将上马环城高速和国际会展中心这样重大项目的时候，调整了人家的工作，改分管文教卫呢。他做好了和周子奇在会上交锋的准备，但没有想到，最后一次主持城建会的周子奇，会耍他一把：答应得好好的要来开会，人却不露面，手机关机，把他晾在那里。就像武林高手对决，当你憋足劲重拳出击时，对手却在眨眼间蒸发。

钱强终于下定决心，低沉地说：“不等了，开会。今天的议程只有一项，就是决定是先上马环城高速，还是国际会展中心。我个人的意见很明确，是前者。大家都发表一下各自的意见，如果同意，我们就第五次以市政府的名义，向省里打报告。”

这时，市政府秘书长蒋进匆匆走进来，附在钱强身边低声说：“周副市长说身体不舒服，不能来参加今天的办公会了。”

钱强猛地一拍桌子：“他让本市长和大家整整等了十五分钟，如果不是打电话到家里去问，还不知要等多久。也罢，这是他有资格参加的最后一次市长办公会，非要放弃这份权利，谁也没有办法，继续开会……”

二十分钟后，钱强快步闪进电梯。紧跟着进来的秘书孙斌，飞快地在电梯键上摁了两下，手一推架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试探着问：“领导，这是……”

钱强没好气地说：“去周大市长家。这么重要的会无故缺席，总得给个说得出口的理由吧。”

孙斌悠悠地说：“领导还要登门去征求他的意见？”

钱强的口气斩钉截铁：“不，是去宣布决定。”转而扭头冲孙斌怪怪一笑，“市长这位置眼下还紧俏得很，他不想干，想干的人多得挤破头呢。”电梯停住，钱强不再说什么，大步迈了出去。原本在后面的孙斌，早就闪在前面，拉开了车门。

周子奇是从市建委主任的位置上提拔起来的，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平河市，闭着眼我都能摸一圈。在现任领导中，谁也没有我更会号它的脉。”周子奇无论是提正处级还是副市长，都比钱强早。在市直机关干部眼里，现任班子成员中，周子奇和市委书记梁景的关系似乎要走得更近一些。在市委的推荐名单排序中，周子奇第一，钱强第二。但最后红头文件下来，偏偏是大家认为当陪练的钱强头上那块云彩落了雨。当天晚上，在市委迎宾馆，面对劝抚的梁景，周子奇连干了六杯后，红着眼圈道：“梁书记，我不会‘跑’哇。”

梁景面无表情，他能做的都做了，道义上并不觉得亏欠谁：“一时成败，说明不了什么。”

周子奇：“我不会‘跑’！”

梁景陡然把脸一沉：“没意思的话！想说明啥，你的思维方式与时俱进了？”之后，口气稍缓了一点儿：“一时成败嘛！”

“钱强的年龄比我小一大截，我政治上不可能有什么搞头了。”周子奇脸色灰白，颓丧得像遭霜打的红薯叶。

梁景觉得尽到了责任，站起身说：“知足常乐吧。有多少人，一辈子也没有到过这个层次上，人家就不过了？”

周子奇还在负气：“我咽不下这口气。”

梁景不耐烦了：“你看着办吧。糊涂！”

钱强上任后，就总觉得自己横竖都不对周子奇的口味。说他口味重吧，你这边刚加上盐，他又变清淡了。你跟着清淡，他又说没味儿了。全国科技创新博览会要在平河市召开，有多少基建火烧眉毛般等着上马，钱强没辙，只好铁下心来走马换将，把所有情况都向省委书记梅帆远竹筒倒豆子般作了汇报。一个星期后，省委组织部关于周子奇工作调动的通知就以绝密件的形式下来了。会议通知已经发出，钱强原想这次会后先和他好好谈谈，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再正式宣布，没想到在这么重要的会上，周子奇突然将自己晾到一边。

再说周子奇吧，虽说办的是别人的难堪，但他自己心里也并不舒服。想睡又睡不着，就穿着睡衣，坐在床上，用扑克牌算命，怎么算也算不通，就烦躁地使劲把牌一扒拉，摇摇头，接着再算。

这时，钱强正从车里下来，快步登上台阶，推门进去，高声问：“子奇在不在？”

周妻正要出门，一愣，冲着楼上高声喊道：“是钱大市长呀，我们老周刚从医院打针回来，正在床上躺着呢。”

周子奇听见喊声，忙把扑克朝抽屉里一丢，躺到床上，扯过被子盖上。钱强走上楼来，看着掉在地上的两张扑克牌，想了一下，弯腰捡起来丢到床头柜上。周子奇有点发慌地偷眼盯着钱强的举动。

“周子奇同志，身体又不舒服了？”

周子奇爱搭不理的样子：“老毛病，头疼病又犯了。”

钱强沉吟了一下，说：“你这病生得也奇呀，每次梁书记主持会议，就没事，轮到我主持开会，就犯。”

周子奇“呼”地把被子一撩，坐了起来：“钱强，你这话什么意思？”

“也没什么意思，是说跟着我让你受憋屈了。”周子奇有点云山雾罩，摸不清钱强的真实来意。钱强从包里掏出省委文件，说：“梁书记去北京开会了，省委指派我来给你宣布这个决定。”



周子奇紧张地说：“什么决定？”

钱强抖抖手里的文件，说：“我来念吧。经省常委会4月16日研究决定，免去周子奇同志平河市常务副市长职务，任省人防办副巡视员。括号，副厅级。”

不等话音落地，钱强转身朝楼梯口走去。

周子奇恼羞成怒地吼道：“钱强，走着瞧，你的下场，绝不会比我好到哪儿！”

钱强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快步走下楼去。坐上车，钱强许久没有吭声，目光投向窗外，既像是在浏览街景，又像是在思考问题。孙斌在抓紧时间整理包里的文件。钱强目光一收，突然问道：“周子奇一走，你说哪些人会着急？”

孙斌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没头没脑的发问，他私下给钱强定位是跳跃性思维。“副市长人选，省委早就有所考虑了。叫我说，走马换将，最着急的是那些跟踪环城高速和国际会展中心这两个大项目的工程公司。这一洗牌，他们前面的工作差不多就等于白做了，又该有一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热闹好看了。周大市长够狠是出了名的，近来，又赢得了一个周扒皮的名声。”

钱强瞪着眼问：“你还知道些什么？”

孙斌说：“我还知道，也许周子奇等不到去省人防办报到就会被‘双规’。先调离，后审查，这已经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办案模式了。”

钱强嘲讽道：“呵，你快成中纪委的特派员了。”

孙斌好像没有瞧见钱强脸上的表情，依旧慢悠悠地说：“市长大人，领导有领导的渠道，秘书有秘书的渠道。更何况，周子奇都快要明码标价了，机关早有传闻。”

钱强冷笑：“他这是最后的疯狂。总认为项目是他争取来的，不想给别人做盘菜，就奋不顾身地下手了。”

闻风而动

黎明，永远属于汉兴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楚河。

不管头天夜里睡多晚，早上五点钟一准醒来，还根本不用谁叫或者闹铃之类的东西。而且，这边醒，那边一骨碌翻身就下床。用他的话讲，赖在床上哪怕一分钟，都会硌得身子板疼。他天生就是这号劳碌命。当然，他对女朋友海岚还有另一番解释：奶奶小时候常讲，让太阳晒着屁股的男人，准会饿掉牙。海岚和楚河都是从郊区那个名叫索河的小村子里出来的。不一样的是，海岚的父亲大学一毕业就进了城，索河村对海岚而言是籍贯，人家只是陪父亲常回家看看。那时

节，一个城市女孩和一个农村男孩，差不多是云泥之别，很难结下什么友谊。只是后来，海岚的父亲调到离这里不远的的一个铁路四等小站做站长，海岚跟着转到了镇上的中学读书，住到了与楚河家一墙之隔的奶奶家。学校没有寄宿条件，早上赶自习披星，晚上下自习戴月，在农村太阳一落山后，天就黑咕隆咚的，田野里怪叫声不绝于耳，这时就显出了楚河的重要性。两个人的了解在东一句城里西一句农村、左一个玩笑右一个恶作剧中想不加深都困难。海岚的学习成绩比楚河拔尖。楚河坚持认为是基础的原因。你放学能做题背单词，我放学得给羊割草，敢不喂，一夜咩咩叫！你说，你的基础能不比我还打得扎实？实际上，我的脑子一点都不比你笨！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海岚不但考上了，而且还是中央美院。楚河呢，中专的分数线都没够上。但不管怎样，生命里有过这段“农村”的历史，再加上曾在喷着泥土芳香的玉米地边献出过珍贵初吻——甜丝丝的，像玉米秆，别有情调——海岚也就默认了自己是楚河女朋友的身份。若不依，楚河敢脖子憋青筋地和她辩上大半天。最后，楚河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得意地朝沙发上一蹲，道：“我就是在农村，你嫁给我，也保准不会让你饿肚子。”这时海岚不能不说话了，要不然，也就不是海岚的性格了。她接口说：“就是不嫁给你，我也不会饿肚子。”最后，海岚还是由衷地给了楚河一句评价：“不过，你楚河说到底，算个勤快人。”

楚河兴奋了，手指一弹，烟头滑过一条漂亮的弧线，落到门后的废纸筒，道：“有你这一句就中，咱奶咋说哩，人勤地不懒。”

海岚微微蹙了一下眉，道：“别忘了，你现在是平河知名的民营企业家。”

楚河把手一挥，不愿让海岚把话题岔开：“别的就是瞎白话，人懒，企业也办不好。”

这话，海岚也只有默认。

既然命中注定要勤做苦扒一辈子，楚河该早起还是继续早起，若不让他忙活，他浑身难受。

楚河的卧室和办公室紧连着，猛一进去，像是进了保密档案室，里面齐刷刷摆的全是带密码的铁皮柜。靠窗户紧挨着墙，摆着一张小床，让铁皮柜给挤得窄巴巴的。甭说，铁皮柜里装的还真是“档案”——做每一个项目前后涉及的从政要到一般政治小动物，从赫赫有名的商界大腕到溜锅沿捡剩饭吃的小包工头的名字，里面全都有。楚河戏称这是他的“工作总结”。楚河知道，只要留心，几个项目下来，整个城市的心路就全能摸熟。跑项目，跑项目，不知路数，跑个球！不过，这“总结”，不但不上报，还只能由他一个人写一个人整理，其他人想瞄一眼，难于拉车上房。



“你莫不是想哪一天给平河制造一场政治地震吧。玩火者自焚的事，从古到今都不新鲜。”海岚一针见血。她属于那种给人感觉比较冷的人，也不知是时兴玩这个，还是职场压力造成的。反正，楚河觉得在乡下时海岚不是这样的。

楚河及时转移话题，恨声道：“你现在的样子，就像穆桂英挂帅出征一样，不拿捏一下先锋官杨宗保，就显不出自己的威风似的。狗屁的城市，这讲究，那讲究，存心就是不想让人舒坦。我告诉你，我画的东西，除了我，神仙也破译不了。哎，我说，你要真关心我，就到公司里来上班，也好替我盯着点儿。”

海岚正色地说：“我有自己的事业。”

楚河夸张地一拍脑门儿：“瞧我这土包脑子，还是你有学问，对，是‘事业’。这词好，同样是挣钱，一包装，就牛 B 了许多。”

这个时候，海岚多半是扭身就走，她知道楚河在故意敷衍自己。

楚河更殷勤地问道：“你怎么说走就走？”

海岚头也不回：“狡黠。”

海岚呢，就这点好，凡事点到即止，并不刨根问底。但也不好，总给人一种距离感，恨、爱都不到骨子里的那种。

再回到那些铁皮柜子，关于环城高速的资料，也在里面。路一修成，平河的城市框架将扩张三分之一，区位优势将更加突出。当然，吸引楚河的不是这些，而是下面的两点：一、整条路投资 38 个亿，对任何施工企业来讲，想不动心都难。二、市政府一开始就明确宣布，施工企业有优先冠名权。这条路建成后，绝对是平河一条靓丽的景观大道。它像串糖葫芦一样，把平河两个最大的城市公园、一个动物园、一个新建的森林公园和一个新加坡商人投资的游乐园串到了一起。更绝妙的是，这条路还经过了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汉朝的城隍庙。一座城隍庙也罢了，重要的是当地人供奉的城隍，这位汉朝名将马革裹尸的地点就在索河村。索河村，三里长，二里宽，大庙建在正中间。楚河的小学、初中全是在这位名将的精神家园里读完的。

当环城高速还在酝酿之初，楚河就已经在跟踪这件事。或者说，对这条路要上马的直觉判断，他比市直机关那些西装革履的头脑们都要敏锐。

常务副市长周子奇要出事，他早有预感（果然，周子奇到省人防办，屁股还没把凳子捂热，就被纪委带走了）。不为别的，周子奇存心捞一把的架势太明显太吓人了，他想把政治上的失意在经济上找回来。这是一个沉不住气的人，有点不管不顾，他以为别人想着他委屈就会在其他事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正是看到这份危险，楚河强迫自己作壁上观。

及时和自己一起刹车的还有天翔公司的老板江新浪。江新浪是省委副书记兼常务副省长江嵘的公子。楚河和他第一次见面，就发现他满脸文弱，像个书生。果然，其名片上印着省作家协会会员的头衔。其聪慧强记远近闻名，哪怕一个最不起眼拎包的小角色，只要别人介绍过，多少天后见面，他张口就能喊对方名字来。

江新浪一止步，楚河就知道周子奇栽定了。

周子奇最先看重的也是他们两个，但他太想玩一把了，就在两个人中间走钢丝，明摆是想让两人斗起来，把好处推至最大化。楚河一个字：悬；江新浪一个字：恼。两人不约而同地同时收手。周子奇在这种情况下还没觉悟，四下放风，说：“这么好的食儿，还愁没有咬钩的鱼。”

还真有这样的愣头青，风风火火地扑钩而去。

楚河隐隐觉得江新浪已经等得不耐烦，害怕真拖下去会出什么意外，那才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呢。于是江新浪就安排人设下了愣头青咬钩送钱这个局。“双规”后，贿款齐齐整整全在周子奇家的床柜里码着，而送钱的老板却蒸发了。一查所在地工商局，根本没这个注册公司。看透不说透，再说，楚河也觉得没什么，他也盼着尽快洗牌，让平河阴霾沉沉的天透些新鲜光来。

除了铁皮柜，楚河的卧室还有一样抢眼的东西，那就是一块书写板。书写板上写满了名字，最中间比其他名字明显加粗的是周子奇。“周子奇”呈辐射状伸出多个箭头，上方并排的是梁景和钱强的名字，两个人的顶上，还各自延伸有箭头，梁景三条，钱强两条，都延伸到了黑板外面。和周子奇并行的有六个人，两个是省里实权在握的厅级领导，一个是刚刚退下来余威尚存的省级领导，还有一个是北京某个核心部门刚退下来的高级领导的秘书。另外两个，差不多在平河家喻户晓了，在本市新闻节目中出镜率都相当得高，是和周子奇一起搭班子的市领导。下面的整整一大排，一直挤到边上，都是准备唱戏的角色。其中，排在正中间的名字被马克笔描得又粗又醒目：江新浪。

一大早，楚河就站在书写板前，先拿起黑板擦把周子奇抹掉，然后，像小学生考试填空一样，写上一个名字，再上下左右连线。他凝目沉思一会儿，摇摇头，自我否定，拿起黑板擦抹掉，再想再填再连再擦……这一下，就到了七点四十分——吃早饭的时间，而这时候，书写板上最终顶替周子奇的是陈晖远。楚河也不很肯定，几次伸出黑板擦，又都收了回来。最后，他把黑板擦一扔，嘴里嘟囔着：狗屁伙，还真有可能是他呢。

因为他的卧室是闲人免进的“机要”重地，早餐只能放在隔壁的办公室吃。



汉兴集团公司办公用的是自己开发的高档写字楼青云大厦最上面的六层，里面有一家顺带经营西点的冰轮咖啡屋，还有一家经营自助式快餐的祥和中餐厅，他们都殷勤地给楚河这个“地主”送有餐券，楚河每次都热情有加地表示感谢，但一次都没有去过。他的早点来自大楼后面一条背街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餐馆。每天早上，办公室值班人员会去取他的早点：油条、牛肉糊辣汤。

海岚提醒过他，要他科学用餐，譬如喝杯奶，吃点面包什么的。说多了，楚河的拧劲上来了：“我挣钱干什么？不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你牛不喝水强按头，会弄得我一天干什么都没有情绪的。”

海岚说不动他，只好眼不见心不烦，在一起吃饭的次数越来越少。

办公室有一块和卧室同样的书写板，上面用磁石吸附着一张平河的市区平面图。沿着城市四周那条宽宽的封闭线，就是规划中的环城高速了。楚河拉过一把椅子，朝椅靠上一趴，眼珠不错地盯着，恨不得一口吞进肚里去。一共坐在这里看过多少次？说不清。反正，现在只要一坐下，脑子里就立刻浮现出马路上车水马龙的景象，路标上“汉兴”两个字，刷刷不停地闪过。沿途的建筑物，特别是那座城隍庙全都成了立体的，庙里顶礼膜拜的人群，个个虔诚，高高在上的“仙界市长”面露赞许之色……差不多一天时间，他都在半痴半呆中过的，连中午饭都没有吃，直到下午快下班时，秘书江滢敲门进来。

楚河能听出江滢节奏轻快的脚步声，他没有扭头，问道：“江秘书，你准备告诉我什么？”

江滢的目光顺着也投到了图上，说道：“据可靠的消息，省委已经研究过了，提拔省委发展研究中心区位优势政策法规处处长陈晖远任平河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接着，又补了一句，“主管城建”。

楚河长舒一口气。

江滢不解地问道：“楚总，担心什么？”

楚河道：“马上就要开始投标，也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江滢道：“这次招标，外地公司来的并不多。北方省的公司，大家心里都有数，谁敢轻易站出来和汉兴比拼实力呢？”

“最近，江新浪活动得很厉害，我看有点来者不善。”

“你是说他想要这个工程？”

楚河却不想沿着这个话题再继续下去了，起身坐到老板桌后面，边翻开文件夹边道：“你说，最能代表一个城市现代化的标志是什么？”

江滢目光闪动了一下，犹豫道：“楼……”

“路。脚下的路。如果把一个城市比做一个绅士，那么，看这个绅士是否讲究，不是看他的头梳得多么油光水滑、西装是不是品牌，而是看他脚上的皮鞋是否擦得细致、锃亮。”楚河飞快地签上名字，果断道：“程小舟他们从东大高速项目上撤下来没有？”

“已经撤了下来，明天早上到平河。”

“那好。通知技术部，抓紧赶制标书。你也要留心有关情况和动向。”

“好的。”江滢答应道。人犹豫着没有动。

楚河伸手拿起电话，见状，又放了下来：“还有什么事吗？”

“东大高速被评为优质工程后，东临有关部门对程小舟他们非常欣赏，有意让他们参加东临至鹤鸣山风景区高等级公路的建设……”

“你是担心……”

“亚盛公司也加入进来了。冯遇到处讲，说几千下岗工人是他手里最大的筹码，不信哪个领导敢不讲和谐，不保稳定，视而不见。据说，省委副书记兼常务副省长江嵘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就到的亚盛公司。一有政治因素，就只好正常判断了。”

楚河决然道：“环城高速绝不会拿来搞照顾。如果我们判断错了，也就是省委和平河人都错了？”

江滢吃惊道：“都错了？”

楚河道：“看错了钱市长这个人。如果，他肯拿城市建设质量搞交换，就不会冒得罪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梁景的政治风险动周子奇了。”

江滢道：“楚总，那你还担心什么？”

楚河叹气道：“担心陈晖远。”

江滢完全出乎意料：“他？”

楚河道：“这是一个城府很深，又很善于见风使舵的人。”

江滢道：“楚总不是和他认识吗？”

楚河多少有些后悔的意思：“江新浪眼毒啊！在陈晖远身上，他下的功夫不是一半天了，关系比我深得多。”

江滢安慰道：“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他给汉兴公司做什么，只要保证这次投标客观公正就行。”江滢说完，自己都感到话语的苍白，这种事，要么行，要么不行，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楚河无奈地说：“是啊，但愿江新浪，不是一个能让陈晖远坐不住的角色。”

江滢抬腕看表，提醒道：“楚总，八点钟民营老总沙龙聚会，时间快到了。”



“好吧。”楚河刚要起身，北方日报记者项小锐闯进来。“请问，你是楚总吗？”

楚河道：“我是。你是……”

项小锐毫不在意是否唐突：“北方日报记者，想采访你，关于环城高速……”

“非常抱歉。环城高速是市政府考虑的事，我现在急着出去……”楚河伸手拿起包，委婉地下着逐客令。

项小锐突然涨红脸大声道：“楚河，我知道你是索河村的，你总不能让我第一次采访就砸锅吧？”

有人从走廊里探头向这边张望，楚河没遇到过这样的，想生气又怕传出去有人说他没风度，只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无冕之王啊！那请坐吧，希望你抓紧时间。”

“你放心，占用不了你多长时间。”项小锐打开采访本，单刀直入，“汉兴公司把施工队从东临全部撤回来，这么做，是不是觉得环城高速这个大项目非你莫属？”

楚河想了想：“算是对自己实力的一点自信吧。你的消息倒是蛮灵通的，从哪里听说的这件事？”

项小锐收起采访本，得意地一笑：“暂时保密。我是凌河村的，索河沿途流经凌河村和索河村，我住索河头，君住索河尾，多难得的一个缘分。他们都说你特别难采访，我就想来试试，没想到老乡这个杀手锏没掏出来，就搞定了。那些来的人是不是都特酸文假醋的？秀才碰见兵，兵是不待见酸秀才的，事情能成？”

楚河哭笑不得：“可我现在，还不知道你的芳名。”

项小锐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楚河，楚河眼睛一亮，不由念出声来：“项、小、锐，就是最近经常在北方日报撰写述评和发头条的那个首席记者……”

项小锐手朝后一背：“怎么样，为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后悔了吧？放心，本小姐会真诚地接受道歉。”

楚河握住项小锐的手：“幸会。不过，真的是有事情。”

项小锐爽快地：“那就别耽误时间，一块儿下楼吧。”

楚河歉然道：“你看，连水也没喝……”

“走吧走吧，我要是连这都计较，还不就真成讨厌鬼了？”两人来到楼下，项小锐道：“楚河，下次再见面，咱们可就是朋友了。”

楚河只能认下来。

聚会是楚河发起的，大家都在一个地盘上整事，经常聊聊，不说谁帮谁，至少是互通个信息。聚会也没个什么章程，来的都是平时熟悉的朋友，随便找个茶

社、饭店就能凑到一起。楚河推门进去，里面有大洋时装公司的老板郝春、顺发建安公司的老板王再富等四五个人，见楚河进来，大家忙起身打招呼。

郝春担心地说：“老楚，上次聚会，你都没来，大家想，你这次别又有事泡汤了。”

楚河坐到中间的沙发上，接过服务生送过来的茶：“还不是让环城高速给缠的。”

王再富探着身子：“还是楚总有实力有魄力，出手就是大手笔。这一个工程下来，怕又要进账三个指头吧？”

楚河摇摇头，道：“说实话，我真没打算在这个项目上赚钱。只要不赔，我就干。这真不是矫情。我不比你们几个，城市里生，城市里长，我是农村刨土坷垃戳牛屁股长大的。过去，做梦也想不到会坐在这里和诸位喝茶聊天。平河待我不薄，所以，我也忒想给这座城市留下漂亮一笔，多少年后，谁一提起来环城高速，就伸大拇指，说这是汉兴公司干的，我就知足了。”

郝春并不把楚河的话当真，这年头，最亲的是钱，和钱有仇，还会操心费神地在商圈里打滚，鬼才相信！看透不说透，人家爱怎么着，又关自己什么事，少见多怪，只有傻子才会撑得慌和人争个子丑寅卯脸红脖子粗。他环顾左右，道：“凭楚总的实力，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王再富道：“要论实力，楚总是三个指头捏田螺，十拿九稳。可现在，我怎么就总觉得这事静得有点玄乎。”

郝春道：“你也是搞工程的，这还能不知道，越是小活儿，争得越热闹。像环城高速，纵然有心想吃，也得先考虑考虑自己有没有那么大的嘴！”

王再富压低声音：“我也是听说，天翔公司江新浪想插手。”

郝春声音跟着也低了下来，道：“要是这样，可有麻烦了。老楚，不妨再等等，等冰山浮出水面，看清楚了，再出手也不迟。否则，不摸大小头，就扯旗放炮，倒叫别人说沉不住气。”

楚河点头。

这种聚会，也就只能聊到这种深度。

楚河心里有事，抬腕看表：“时间不早了，今天是不是就到这儿？”

王再富伸腰：“我早就坐得难受了。下边干什么，咱们是不是找个地方去活动活动？”

“我说个新点，上玫瑰门。咱们天龙饭店吃饭，玫瑰门玩儿。好不容易弟兄们凑在一块儿，还不乐个够！”郝春也来了精神，先堵住楚河的口，“老楚，你肯定有事儿？咱们这个小圈子里，目前就你还是个自由身，别把大好时光给辜负了，等进了围城再扑腾就迟喽。”



王再富跟着道：“瞧你说的，咱楚总身为召集人难道和群众就打不成一片？要真是这样，咱还一起凑个球，趁早散伙，大家说是不是？”

楚河在一片附和声中，只能没辙地点头：“得得，光叫得凶，我看你们两个到时能玩出个什么新花样。”

个人没什么

在楚河书写板的名单中，也有冯遇。

冯遇是国有亚盛工程公司的总经理。亚盛公司此前不久，还是像政府机关一样很神气地叫局，属于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后来改了公司，也有股份制的意向，可下岗工人和背上的债务，使得市里面对改革成本，迟迟没敢下决心。所以，冯遇的乌纱帽还在市委组织部手里捏着。有这一条，他就不敢乱蹦。好处也有，都是国家人，伸出手，哼哼唧唧总能要来口饭吃。冯遇说，国有的优势，就是哪个领导为保稳定都不能视而不见，哪个领导想照顾都不必担嫌疑。“跑”，自然是要“跑”的。但这“跑”就有普度众生大慈大悲的意味：我这可是为了大伙，不像楚河、江新浪那些个体老板，挣了钱，全装自己口袋里。他感到非常委屈：“我求爷爷告奶奶地忙活半天，也只能是工资单上那仨瓜俩枣，我不‘跑’，谁还敢少得了我的？你说，人比人，是不是气死人？真没门儿！”

冯遇的办公室不但大，摆设也一流，和楚河、江新浪比一点也不逊色：进口意大利沙发，清一色厚重的楠木家具，柜子里成排装裱精美的礼品书，墙上挂着省书法大师李大白、画界泰斗俞松石的精品。连那些博物架上的木雕瓷器奇石之类的小摆设，都是精挑细选的。女秘书小乔进来送文件，叫道：“冯总，你这办公室可以开一个小博物馆了。”

在小女孩跟前，冯遇总是有着出奇的耐心和好脾气，他把身子朝小乔跟前凑了凑，少女悠悠的清香沁人心脾，立马就有一种品味五十年茅台的微醺感。小乔当然是熟人介绍过来的。当下是人才过剩的时代，再不济的单位都有人朝里挤。介绍归介绍，如果人不漂亮，冯遇也不会松口。花瓶就花瓶吧，但要插好花，蓝色妖姬和狗尾巴草，能是一个档次？

冯遇道：“这些东西漂亮吗？”

小乔点点头：“漂亮。”

冯遇身子再朝前凑一点：“名贵吗？”